

独家披露藏史数档封存猛料

Zangmi
Guishi

藏秘诡事

之

奴奴花卡卡

格萨尔王曾密令大将军巴奔达东建造了一个山庄。
山庄里有一幅巨大而诡异的壁画，
画中的地方，
就是“奴奴花卡卡”……

郎芳○著

Zangmi
Guishi
藏秘诡事

之

奴奴花卡卡

郎芳○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奴奴花卡卡 / 郎芳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229-03597-6

I. ①奴... II. ①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0149 号

奴奴花卡卡

NUNUHUAKAKA

郎 芳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陶志宏 何 晶

责任校对: 周玉平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王芳甜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 092mm 1/16 印张: 15.75 字数: 317 千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3597-6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楔子

在古老的佛教经典里，有一段关于“边地魔军”的记载：“魔者，坏法、功德、善本，是故名为魔；此类鬼神具有大神力，专与修出世法者为难做对，魔之军众即称为魔军。”

这段解说就隐蔽在整部佛经最不起眼的角落里，即使有人偶尔读到，也只是把它当作一段教化世人的官样文章而已，除了那些隐修的高僧之外，没有人把它太当真。

毕竟，清平世界，除了人心里的魔鬼之外，世间何来妖魔鬼怪？

但是，这则从来没有人过问的寓言，却被两个不速之客打断了——

那是一个秋天，两个经过乔装打扮的印度人悄悄来到了拉萨东北部的卡多寺，他们不只会说藏语，身上还携带了一张可以在世界各国银行即时兑换的巨额支票，数额是三万美金。而他们此次入藏的目的，只为了借走卡多寺那个秘不外传的“阎罗王磨盘”。

这个“阎罗王磨盘”在拉萨东北部几乎人尽皆知，因为它具有一种凶险的奇异力量，据说专门用来消灭怨敌首领。磨盘分正反两面，正面刻有十分灵验的秘咒，在使用它时，担当此重任的住持喇嘛要先抓住敌人的生命命脉，同时把几粒白芥子捆在上面，将它们一同放在这个磨盘下面进行研磨，此时秘咒就会发生作用，如果仔细倾听，也许能听到磨盘里发出阵阵嘤哼哭泣之声，听了让人不寒而栗。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人随意触碰到磨盘，不久就会身亡。

由于这个磨盘的危险性及伤害性都太强大，所以这个磨盘后来便很少被人提及了，而卡多寺也谨慎地将之封存，不再向外透露关于它的任何只言片语。

据传，这个“阎罗王磨盘”是佛陀铲除八万六千魔军时遗落在人间的法器之一。

言归正传——那两个印度人不远千里跑来借这个磨盘，动机实在惹人怀疑，于是卡多寺的大喇嘛一口回绝了他们的请求，出于远来是客的道理，好心留他们在寺中住宿一晚。

第二天一早，两个印度人再次央求未果，只得灰心丧气地离开。但是他们并没



有顺利回到印度,而是双双死在了城中一户农户的家里。听说,他们的死亡非常诡异和可疑,超过了正常人所能想象的极限,以至于在事后的几年之内,那附近的居民心头仍然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时常因为回忆起当时的某些片段而感到恐慌和战栗。

这件事一晃过去了几十年,本应该就此沉没在时间的长河里,但是,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力量,想让那不为人知的真相浮出水面……

而我们这个令人无法喘息的故事,就从这一天说起——

001

楔子

这件事一晃过去了几十年，
本应该就此沉没在
时间的长河里，
但是，
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力量，
想让那不为人知的真相
浮出水面……

001

第一章 开膛凶影

「施主，你……」
慧竹看到了
那个模模糊糊的影子，
惊愕地刚说出三个字，
就看见那藏民脸上的皮
突然松动，
就像水波在晃一样，
好像有什么东西
要从那张皮里面钻出来……

016

第二章 垂死之人

洪力目不转睛地
盯着那条黑线看了好久，
也没看清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是毫无疑问，
正是因为
有了这条丑陋的黑线，
反而使女子
那原本就曲线玲珑的后背
看起来更加的具有诱惑力，
就好像美人的嘴边
轻轻点上的那颗痣一样诱人

第三章 木头客棧

想起那个酒鬼

刚刚说过的话，

一个硕大的疑问

浮上央巴的心头：

难道吕老板和这批人

全是三十六前来到这里的？

三十六年前，

那一年正好是藏历的木虎年，

他听叔叔说过那批逃走的人

身上都有一个虎头刺青。

三十六年，

为什么一切都这么巧？

第四章 奔尸

所有的人

都忍不住跟着哆嗦了一下，

因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

看到了站在门口的

那个怪物——

在门外青白色的曙光中，

一个没有头的人身，

光秃秃地立在门口，

浑身直挺挺的，

就像被钉在那里的

一个雕像。

第五章 千年肉身

他看看身上并没有受伤，

于是就支撑着爬起来

找下山的路，

没想到却一不留神

摔落山崖，

掉进了

一处深不可测的地洞中。

在那个地洞中，

扎西见到了他这一生到死

都无法忘记的恐怖画面……

064

第六章 脚印追踪

就在这时，
山谷深处又传来
那声轰的巨响，
而在这声巨响当中，
竟然还传来了
一个人的尖叫声！
洪力和央巴都被这
突然夹杂进来的尖叫声
吓了一跳，
不约而同
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扭过头去，
意外地看见了莫扬。

073

第七章 畸形羊之毒

这样反反复复擦了好几遍，
才把央巴脸上
不断渗出的
那种黑油擦干净，
这时那盆水已经全黑透了，
水面上漂浮着一层油光，
还有一股腥味，
让人感到恶心。

083

第八章 奴奴花卡卡

他扭过头淡淡地
看了看洪力一眼，
然后停下手中的画笔，
悠悠地说：
「我画的这条船，
来自奴奴花卡卡。」
「奴奴花卡卡？」
洪力和央巴
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这个奇怪的名字，
异口同声地反问道，
「那是什么地方？」

第九章 入幕之宾

当洪力来到那小屋跟前，
把耳朵贴到门上时，
明显听到羊婆婆在屋里
小声和什么人说着悄悄话，
偶尔还从苍老的嗓子里
挤出一两声腻笑，
声音喑哑而压抑，
应该是正和她那个相好的
调着情。
可是，
却一直也没有听到
那个男人发出声音。

第十章 白骨凄凄

白骨从屋顶上又爬下来，
蹒跚地一步一步
走向那个正蜷缩在墙角
睡觉的年轻人。
这一年以来，
它顶着寒风和黑暗，
冒着被抓住的危险，
一次一次地往这里跑，
目的就是为
要见到这个
瞎眼睛的年轻人。

第十一章 神秘村落

笼子里的人犹犹豫豫地
从臂弯里露出两只眼睛，
警惕地打量了片刻，
终于认出是他们，
立刻跌跌撞撞地爬了过来，
拼命地把脸
挤到笼子的栅栏上，
似乎想从里面挤出来，
沙哑的嗓子里带出了哭音：
『洪力！央巴！
真的是你们？』

128

第十二章 罗睺之死

吕老板轻叹一声，
用两根手指
夹出铁盒里
那枚小巧的金眼鱼：
「我所知道的那个版本
更具体一些，
完全可以说是
央巴刚才那番陈述的
补充说明。
我们还是先从
这个金眼鱼的来历说起吧。」

139

第十三章 山庄秘史

终于有一天，
一个思乡心切的士兵
在地底的山庄里
听见了妻子的呼唤。
那一刹那间，
压抑了整整四年的思念
瞬间爆发，
他渴望得到亲人的关爱，
渴望见到妻子的样子，
渴望吃到家里的粗茶淡饭……

148

第十四章 人不人鬼

谁知道书没有放好，
掉在了地上，
他弯腰将书捡起的时候
又顺手将书面翻了翻，
想掸掉里面的灰尘，
谁知道这一下
竟然无意中在一页纸上
瞥见了一个熟悉的
梵文名字：Iron。

第十五章 五鬼魔母

花凄凄没有回答他的话，
虽然她对这具肉身
也很感兴趣。
但是这次去山庄，
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所以无暇顾及其他了。
什么佛教的大秘密，
什么千年肉身，
跟她通通没有关系，
她只想找到那张羊皮古卷。

第十六章 八大尸林

那个女人
在抓破了他们的脸之后，
扬了扬手，
说了一句话：
“好了，
把他们拖上去喂麻卡吧。”
她话音刚落，
立刻就有几个穿着黑色斗篷，
头脸都被遮住的人窜出来，
架住了其中的几个人，
不由分说
就把他们拖上了祭台。

第十七章 月蚀之夜

他们齐刷刷地
抬头望着头顶的木板，
屏声静气地听着
从楼上那间屋子
传来的脚步声。
当那脚步声
在他们的耳旁
渐渐远去的时候，
正好有一滴血
顺着那块木板的缝隙
落了下来，
砸在他们面前的那张桌子上，
啪地溅开了花。

200

第十八章 终极探秘

就在胡子刘的手
搭在那扇小门上的时候，
洪力冷不丁看见了
胡子刘手臂上
有一道被划开的口子！
那口子不深，
但是很细，
里面肿了起来，
一看就知道
是用指甲的尖划破的。

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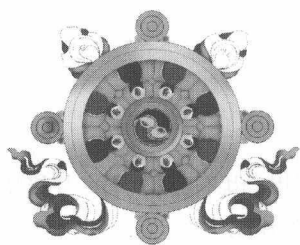
第十九章 难以活命

胡子刘突然觉得这个背影
好像有点儿眼熟，
他看着这个
白色物体后背的那条黑线，
喉咙里忍不住咕噜了一下。
这轻微的一声一传出去，
站在他们面前
这个白色物体
立刻闻风而动。

227

第二十章 秘密不会完结

『别走！把东西还给我！』
花凄凄立刻大叫着扑了过去
面具人此刻
已经站在石树下，
他猛一转身，
将还在冒着青烟的枪口
重新又对准了花凄凄。



第一章

开膛凶影

你不必打听“天眼寺”在哪里，也不必打听洪力和胡子刘是谁，过去的已经过去，意料不到的故事，马上又会轰然开场。

在经历过那一场恐怖的“生死轮回”游戏后，他们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尽快离开这个散布着霉烂和腐味的地方，这辈子都不要再回来了。

可惜，世上的事，总是事与愿违。

还没等他们动身，那股阴魂不散的朦胧之雾，又如影随形……

傍晚的时候，山谷里突然起风了，这风猛得有些邪门，刹那间，到处飞沙走石，连那棵老树上的鸟巢都差点被横扫下来。

狂风中，一个只有半条手臂长短的深黑色影子，忽地从树枝掩映间跃了出来，落地之后，鬼头鬼脑地探了几探，随即几个起落，瞬间就消失在了天眼寺后院，

只在地上留下几个幼小而模糊的血脚印。

光天化日，这诡异的一幕，竟没有一个人发现。

此刻，洪力和胡子刘正坐在屋子里，呆若木鸡地打量着桌上一团正在蠕动的东西——那是一张稀软、却完好无损的“人皮”。

洪力忍住那股想吐的冲动，问：“老刘，这个玩意儿，你从哪儿弄来的？他到底死了没有？”

胡子刘的喉咙动了动，脸上的表情全挤在了一起：“我要是没有猜错，这张皮，一定是那个黑头发藏人的！”

事情是这样的——

由于在寺里实在闷得无聊，胡子刘就一个人下山去转了一圈，直到傍晚时分才回来，当他走到半山腰的时候，远远地看见了三个藏民打扮的人。那三个人一边走一边慌慌张张地低着头四处搜寻，好像丢了什么东西。

一开始胡子刘并没有太在意，因为这里本就靠近藏区，遇见个把藏民也不奇怪。可是走着走着，他就发现有点问题：找什么东西要找到这大荒山里？而且这三个人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互相之间连个眼神交流也没有，好像都在刻意回避对方，怎么看都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后来在跟到一个拐弯的地方，那三个藏民的背影就消失不见了。等胡子刘跟过去一看，前面的三个人已经变成了两个人，依然低着头紧张兮兮地在草丛里乱翻，而另外一个人不见了，却将身上的衣服脱在了地上，摆成一个“大”字形，裤管和袖子都撑开着，铺得平平整整，一点儿褶皱也没有。

胡子刘盯着地上这身衣服，差点没乐出来，心说这藏民怎么走着走着把衣服给脱下来了，还大模大样地摆在地上，也不怕别人来捡走，难道打算光着身子上路？

他忍不住伸出手去把那衣服捡起来，没想到，一个白乎乎、软不溜秋的东西突然从衣服里滑了出来，带着好大一股子腥味儿，落到地上之后，还扭个不停。而且那东西的一端，还连着一顶黑油油的大辫子，从辫子上的发饰可以看出来，正是“另外一个人”的！

愣了几秒钟之后，他才终于看清：这是一张人皮，干净如洗，在阳光下透着亮，就像一个刚被剥开壳的鸡蛋。而且，还带着一丝余温。

这，就是那第三个藏民的“皮”？他死了？

错愕之下，胡子刘赶紧抬头去看前面那两个人，冷不丁发现他们也正在回头看他。目光刚刚触及，那两个人就把腰一猫，扭头迅速跑掉了。

“我到拐弯的那个地方，最多只用了十分钟，什么方法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杀死一个壮汉，并且把他的血肉脂肪从身体里彻彻底底地剥离出来？”胡子刘脸上的神色始终阴沉，“大白天的，杀个人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把他的皮剥下来放在路上，难道故意想被别人发现？而且，我在附近找过了，那些血肉内脏完全不知去向，地上连滴血都没有。”

“怎么会这样？”洪力也皱起了眉头。

“从来没见过这样杀人的。”胡子刘的眼神又闪了闪，“不毁灭证据，把那张皮明目张胆地留在路上，可血肉内脏却被处理光了；还有，他们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在把那人的皮剥下来之后，又把它套回到衣服里去？这么做是什么用意？老大，你有没有想过，那个藏民，说不定不是被杀死的？”

“你什么意思？”洪力心里也忍不住跟着咯噔一下。

“那个人，恐怕是被吸干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让那张皮一点儿破损也没有，才能让它干净得像洗过一样，才能让那一大堆血肉骨骼内脏都不知去向，才能让它完完整整地穿在衣服里！”胡子刘几乎是一口气说完，然后顿了顿，又盯住桌子上那团东西，“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死透！”

洪力从没有见过胡子刘这种表情，那种恐惧，似乎攀在了他的骨头上，正慢慢影响着他的面部肌肉。

“你在怀疑，是另外那两个藏民吸干了他？可是，他们……”洪力话还没有说完，院子里突然传来了一阵猛烈的拍门声，声音大极了，而且很不客气，门外的人似乎等



不及了。

“糟了！老大，是他们来了！”胡子刘像只受惊的老鼠，一步窜到窗口，悄悄把窗户拉开了一条缝，透过那条小缝，正好可以看见有两个藏民跟着一个小和尚在往院子里走，那两个藏民一个表情木讷、目光闪烁，而另外一个人却一脸阴森。

“老大，就是他们！我怀疑他们一直在跟踪我。”胡子刘紧张起来，“否则明明是走在我前面的人，怎么反倒比我晚来？”

这天晚上，负责看守藏经阁的弟子慧竹老是觉得心神不宁，而且眼皮直跳，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觉。

按理说，身为佛门弟子，心中不该有杂念侵扰。可是慧竹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总觉得今天晚上会有事发生，最后他索性从床上坐了起来，双手合十念起了心经。

慢慢地，他终于心静了不少，可就在这时，他耳根子一动，好像听到藏经阁里传出了某种奇怪的声音。那声音，听起来像是人发出的惨叫，又像是风划破窗纸的声音，又有点像猫头鹰在哭，虽然很轻，但是却听得人心里一惊。

他竖着耳朵又听了一阵，可是这回再听不到什么声音了，院子里一片万籁俱寂，连只小虫在地上跑都能听得见。

不行，得去藏经阁里看看。慧竹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今晚一直烦躁不安的原因所在，拿起钥匙就出了门。幸好，藏经阁离得不远，走两步就到了。

他一打开藏经阁的门，就闻到屋子里多出一股陌生的味道，那味道温热温热的，说不清楚像什么。他抬头看了看，发现二楼好像有一线手电筒的光一闪而过，于是轻轻抬脚，上了二楼。

“是谁在那里？”在二楼最东边的拐角处，慧竹隐约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站在那里，低着头很入神地在翻看手里的一本经书。

慧竹觉得有些奇怪：东边的拐角放的都是一些原版的密宗典籍，全是梵文，没什么人看得懂的，所以这一排的书基本上没有人动。可是这么晚了，这个没有钥匙的人是怎么进来的？又为什么要偷看这些梵文典籍呢？

“是谁？”他又问了一句。

这时，那个模糊的身影转过了身，竟然是今天傍晚时候来寺里投宿的其中一个藏民。他笔直笔直地站在原地，身体僵直，转动的时候就好像有根架子在后面支着他的骨头似的。他转过脸来，木木地看着慧竹，既不说话，也不笑，浑身一动也不动。

慧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已经好半天了，眼前这位施主还是直直地站着，连眼珠子都没有动一下，就好像一根木头一样，浑身上下，从毛发到皮肤，似乎都已经冻住了。

“施主。”慧竹疑惑地向前走了两步，试探着问了句，“这么晚了，施主在藏经阁干

什么？”

这时，那个藏民终于有了反应，他慢慢地举起一只手，朝自己头顶的方向指了指，什么也没有说。

慧竹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看了好半天，才发现原来屋顶上的一块瓦片被人掀开了。

难道藏民是想说他是从这里下来的？可是他那么大的个子，根本不可能从那么小的空隙里挤下来啊。

慧竹想不明白藏民让他看屋顶上那个洞是什么意思，刚想再问，突然发现那藏民对着他一撇嘴角，露出了一个十分怪异的笑容。接着有一个黝黑黝黑的影子，从藏民的那张笑脸后面探了探头，又倏地缩了回去。

“施主，你……”慧竹看到了那个模模糊糊的影子，惊愕地刚说出三个字，就看见那藏民脸上的皮突然松动，就像水波在晃一样，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那张皮里面钻出来……

然后，藏民手里的电筒突然熄了火，藏经阁里随后也没了动静。

后半夜的时候，慧竹才独自一人走了出来。他关好藏经阁的门，来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晃了晃身子，一个只有半个手臂长短的深黑色影子就从他的身体里冲了出来。

那影子冲出来后，脚还没落地，立刻又一个跟头翻上了墙。他站在墙根上，回头看了看角落里那张稀软的人皮，叽里咕噜地说了句什么。